

趙學源著

中國文哲史

初學題

中國文學史

趙景深 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十九版自序

這幾天我把十年前所寫的中國文學小史又重看了一遍，引起了許多回憶；哪一章，哪一節，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寫出來的，都歷歷如在目前。

十年前，我跟隨着新文學浪漫運動的巨潮向前推動，當時我充滿了熱情和詩趣，喜歡說一點帶有情感的話，喜歡像做詩一樣的寫文章。我一面讀着我自己的舊作，一面驚訝於自己生活之愈趨於機械和規律。現在要叫我再用這樣的筆調寫一本同樣的書，我一定寫不出來。並且，那時正是我新婚的時候，興致也特別的好，所以也寫得分外趨勁。也許讀者們這樣的愛讀這本小書，使牠達到十九版，清華大學入學考試且曾指定此書爲唯一的參考書，大約都是爲了牠使人讀起來不至於十分頭痛吧？

這本書嚴格的說來，或許不能稱爲「史」，因爲這本書對於文學變遷的徑路，及其政治經濟的背景說得太少了。但我請讀者給我一個原諒，我只是寫一本中國文學的常識；

或者，我是在說一個故事。初生的小兒不怕虎，文學的修養不深，隨便看了一些文學古籍，便提起筆來亂寫，真是大胆妄爲！可是有一點我是可以告慰的，就是：這本小書不是抄的，也不是剪的，可說是我看了一些中國詩、文、小說、戲曲以後的讀書錄。我所要努力實現的就是使讀者清晰地辨別各個作家的特點或作風（Style）。我不願像一般文學史那樣胡亂地舉例，我不願以作品的好壞來作爲舉例的取捨。凡我所舉的例，都是說明那個作者，使其特點或作風更加顯露的。倘容我嘮叨的說，我可以告訴你：建安七子的賦大多同題，陶潛的詩一提到酒就幽默起來，謝靈運在詩的終了就想念他的朋友，何遜擅於離別的描寫，王維也寫戰爭詩，劉長卿的詩多悒鬱而且苦悶，韓愈善寫陰濕之景，賈島愛用寒字，李清照愛用誰字，晏殊的詞裏常提到時光催人老，張先愛用影字，馬致遠常寫仙境的美麗，關漢卿的戲喜歡弄點小聰明，……這些話一時也說不完，總之，我舉例不白舉，我要使得例證與作者有密切的聯繫。

我寫這本小書是自己暗中摸索來的。一九二三年以前，我對於中國文學的常識還是

等於零，什麼都不知道，根本不曾聽見過中國文學史這個名目。一九二六年就寫成了這本小書，可說是當了四年中學國文教員的一點成績。一九二三年任嶽雲中學教國文，專選唐文，以韓柳爲主，兼及其他，對於唐代詩人有關的文章特別注意，此書的唐詩部分就在當時培育了一部分。一九二五年在上海立達學園教國文，我第一次嘗試按着文學史的順序編選國文，從詩經、楚辭選起，這時我已經下意識地感到要編一本中國文學史。一九二六年在紹興第五中學恰好擔任了中國文學史的科目，我就一邊講一邊編了起來；除講書改文以外，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中國古文學上。湊巧龍山師範有元曲選和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紹興縣立圖書館有商務的四部叢刊，我自己還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宋六十名家詞以及唐人的一些詩文專集，這些書拼拼湊湊地便做了我的參考材料。每逢星期六課餘之暇，我總要到那古廟式的圖書館，坐在紙窗泥地的淋隘的小屋子裏看那唯一的四部叢刊。星期日就把讀後的感想寫出來，接着是星期一拿去付油印。像這樣寫了一年，這本小書的初稿便算壓榨出來了。此後我隨時注意關於中國文學方面的小書，

凡是價廉而易得的，我都買了來看，也隨時補充一點材料進去。記得關於韓偓的部分是從汕尾到海豐的旱路途中，在轎子裏看香醜集而得到一點意見的；韓愈的部分則是從紹興逃難出來，在烏篷船中讀唐詩而得到一些感興的。

這本書雖是幼稚，却得到了兩萬以上的讀者。我要把牠弄得更好一點。聽說日本漢學家高田集藏預備譯這一本小書，長澤規矩也也來信說：『夙讀大著小史，久仰大名。』我再也不能延緩我的改訂工作了。例如，據鄭振鐸考出，繡襦記的作者是徐霖；據胡適考出，楊志和的西遊記，成於吳承恩西遊記之後；據魯迅考出，品花寶鑑的作者陳森書應作陳森，花月痕的作者名叫魏秀仁；這些都已經分別改正。詞的起源也照胡適的說法改正，五言詩的起源則照徐中舒等的說法改正。此外，文學家的生卒照梁廷燦的歷代名人年表等書添補；參考書目也多有增加和刪削；現代文學的戲劇和散文兩部分添了兩大段；爲滿足一般批評者起見，特別又加了一章詩經和一章南北朝樂府，因爲是倉卒寫成的，所以寫得很草率，但總算是談到了。其他許多地方的改動，這裏不再一一舉

出。

最後，我得聲明的，我是大眾文學的擁護者。我認爲文學作品是應該讓大多數讀者欣賞的，決不是一二人的私產；至少也應該讓受過教養的人看得懂。我並不反對含蓄，但我反對雕琢和堆砌。基於這個觀點，我曾不滿於屈原的天問、揚馬的辭賦、義山的錦瑟、周姜的詩餘；這意見我至今未改。一九二八年有人在大公報上責備我不該「妄自雌黃，任意甲乙」，這兩句話我仍舊奉璧，恕不接受。至於他說，從天問裏可以看到殷代先王遺事，從辭賦裏可以看出古代聯綿字的發達情形，即此證明這些作品的價值，可說是纏夾「三」。試問，文學與史學、文字學究竟是否一樣東西？從作品裏看出歷史考據和文字學發展的價值與文學的價值又有什麼關係？無怪乎從前的文學史都兼說到哲學和史學了！因此，我想我這本小書雖是闕漏極多，在對於雕琢和堆砌作品的抨擊和大眾文學的提倡這觀點上，或許至今還是有一點意義的吧？

一九三六，六，一一，子夜，趙景深。

十版自序

這本小書因為讀者的愛護，竟有重版至十次的榮幸，真是我所意想不到的。聞一多先生來信把這本書比作 Macy 的世界文學的故事。唐圭璋先生在學燈上說：「趙先生應用他美麗的句調，把每個大文學家的生平，有詳有略的分述出來，確實值得稱讚。」楊藻章先生在開明月刊上說：「我讀趙景深先生所著的中國文學小史，覺得很有趣，像一首長詩一樣，於是這書遂成爲我所愛讀的好書之一。」這三位不會見過面的朋友這樣的謬獎，真使我感到慚愧。

這一次把我所知道的錯誤、朋友們的指示都已更正，並且添了一些材料，差不多各節中都有一些。最後一節更加了兩大段，將現代文學敘到最近爲止，雖然寫得很粗疏。特別注重的刪改還有三點：

一、文學家的生卒有些在初稿中所沒有的，大半都據孫復工的文藝辭典續編補入。

二、參考書目在初稿時舉有報章和難得的雜誌論文，現在完全去掉；因為舉了出來，無處找得原文，等於不舉。有些由論文而成書，或更易出版處，亦均改正。

三、初稿時有些作家不曾另段，現在擇最重要的特行另段，以清眉目。

爲了這本小書是寫給初學者看的，所以有許多次要的作家和書都不曾列入。就是近年來新開闢的田地，小說和戲劇的翻刻和流布，也講得極少。

匆匆的訂正，大約還有不妥之處，仍乞讀者指正，我誠懇的期待着。

一九三一，八，七，趙景深。

目次

十九版自序

十版自序

- 一 緒言……………一
- 二 詩經……………二
- 三 屈原和宋玉……………四
- 四 賈誼……………八
- 五 司馬相如與揚雄……………一〇
- 六 漢代的詩……………一四
- 七 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一七
- 八 晉代文學——張陸潘左……………二三

九	晉代文學——陶潛……………	二八
一〇	山水詩的開闢手——謝靈運……………	三三
一一	永明體——沈約與謝朓……………	三七
一二	蕭氏父子與何遜劉暉……………	四三
一三	徐庾……………	四七
一四	南北朝樂府……………	五一
一五	初唐四傑與陳子昂……………	五三
一六	詩豪李白……………	五七
一七	社會詩人——杜甫與元白……………	六一
一八	田園詩人——王孟韋柳……………	六九
一九	邊塞詩人——高岑……………	七五
二〇	苦吟詩人——劉長卿與韓愈……………	八〇

一一	唯美詩人——李賀與溫李	八七
一二	唐人小說	九三
一三	詞家三李	九七
二四	北宋詞人	一〇五
二五	南宋詞人	一一八
二六	宋散文家——歐蘇曾王	一二四
二七	宋詩家——蘇軾與陸游	一二九
二八	元曲五大家	一三九
二九	明代的章回小說	一四九
三〇	明傳奇	一五七
三一	明之詩文變遷	一六一
三二	清代的章回小說	一六五

中國文學小史 目次

四

三三	清傳奇·····	一七〇
三四	清代的詩文·····	一七六
三五	最近的中國文學·····	一八八

中國文學小史

二 緒言

從來編中國文學史的，有幾點我不大滿意：

(一)範圍不甚嚴緊 每每將經、史、子也當作文學。因此文學史中，每見有四書五經、史、漢、荀、墨的論列。我以為文學史中不應論及經、史、子。像胡適那樣，著白話文學史，劈頭從漢說起，那纔是具有卓見的編法。

(二)不合普遍閱讀 許多現今出版的文學史，只可供作文學專家的參考，不能當作普遍的讀物。一則分量太多，二則列舉太多，三則嫌其乾燥。我以為文學史，尤其是給初學讀的文學史，應該兼含有一種閱讀導引的作用，分量不可太多。只列舉些重要的文人而有集子可讀者，並附舉易得的、價廉的書目，以便自學。文學史本來是乾燥的東西，

但在可能的限度內，總該用較美麗的敘述，使人讀起來略感到一點興趣。

因了這兩層緣故，我便發下一個願心，來自編一本初學用的中國文學史。但僅有此心，而無此力，雖是勉強編成，仍覺不大滿意，惟願有適用的文學史出來，我這一本書也可以算作拋磚引玉了。

二 詩經

詩經是我國最古的文學總集，所以我便從詩經說起。早於詩經的歌詩不是沒有，但不一定可信。詩經共三百零五篇；舉其約數，便說是「三百篇」，這幾乎成了詩經的另一名稱。牠分爲風、雅、頌三部分，大都是西周和東周的產物。「頌」顯出十足地封建國家的架子，其內容無非是些鋪揚聖德，演陳儀禮的玩意兒。藝術至爲拙劣，篇章也很雜亂，從五六句到三十幾句，很不整齊。「雅」裏面有許多史詩。不過我國的史詩實遠不及西班牙的 *Cid*，印度的 *Ramayana*，芬蘭的 *Kalevala*，希臘的 *Iliad* 和 *Odyssey*

等敘英雄的史蹟，寫得那樣長，那樣有結構，那樣筆飛墨舞，我國所有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斷，比較上只有生民寫后稷的誕生，有一點類似別國的史詩。其原因當由於我國北方地薄民艱，黃河時常爲患，人民謀生不暇，沒有閒工夫去做白晝的夢。雅和頌都是貴族文學，「風」則是平民文學，風是從各國的民間採來的，其中有情感熱烈的戀歌，也有心靈痛苦的叫喊，都說出了各自要說的話，赤裸裸的，一點也不虛偽。漢儒紛紛解說，硬把情詩解作刺后妃之德，實極可笑；朱熹雖有時未能免俗，但他却糾正了不少漢儒的謬說。我們讀詩經，應該注意風的部分，因爲這纔是大衆的呼聲，這不是爲少數幾個人創作的。

參考：

(一) 詩經（饒天授選注，學生國學叢書本，商務。）

(二) 卷耳集（郭沫若譯詩經，泰東。）

(三) 詩經語譯上卷（陳子展，太平洋書店。）